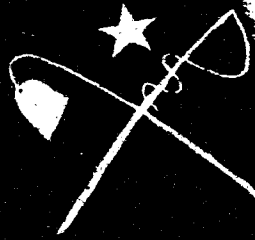


新生的内蒙



章藏皮本版

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
總署圖書
館藏書

675.31

354

2

6
3
2

蒙內的生新

編店書北東



3 0662 5709 2

版半 27625

目錄

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成就

內蒙古自治運動中的兩條道路（雲澤報告摘錄）……………一

內蒙古解放的道路（哈豐阿報告摘錄）……………五

內蒙古自治運動的一年……………一二

附：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

內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

內蒙人民的控訴與鬭爭

草原晴天……………二二

福地王爺廟……………二五

青年的覺悟……………二七

婦女的新生……………二九

蒙古人民的死敵……………三一

揭穿蔣介石的大漢族主義……………三六

蒙古人民的控訴……………四〇

內蒙人民的英雄主義.....	四二
騎士們服務在戰勤線上.....	四五
團結翻身.....	四八
倒出來.....	五三
荒原上的民族友情.....	五六

675.31

35A

2

內蒙古自治運動中的兩條道路

雲澤主席政治報告歷史部份摘要



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從一開始就存在着兩條道路的分歧，而且到現在，這一分歧也仍然是存在着。

所謂兩條道路，簡單說來：一條是少數上層份子的投降道路，另一條就是廣大人民羣衆的解放道路。前者是反革命的，後者是革命的。

少數上層份子的投降道路，以白雲梯、德王爲其代表人物，這些人儘管在口頭上也說爲蒙古民族，實質上所做的是，是無一不違反着整個民族的利益，請看下面事實：

當一九二五年，全國革命形勢發展成爲高潮時，白雲梯等抱着幻想，爲着做革命的『官』，也都混進到革命隊伍裏來了，而且高唱『革命』，又是那麼地激烈，但會幾何時，大革命一失敗，幻想毀滅了，他們就都滾出了革命陣營，並且出賣起昔日的同志來了。寧夏步兵第一團是他拱手交給當時的反革命的，內有二、三百人的軍政幹部學校，是他命令解散的，有些地方的農牧民會也是他強迫取消的，李裕智等優秀人物，是被他殘殺了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才能博得蔣介石的歡心，又在其主子的羽翼下做了大官。

一九三三年，德王在百靈廟的自治運動，同樣幻想着不經過人民鬪爭，祇要由內蒙上層向蔣介石搖尾乞憐，就可得到恩賜，結果是恰恰相反，當時南京政府所回答的八條件，較之他們原來所提出的八條件還不如，以後幾經折衝，當然作了某些修改，却又指派了一個何應欽跑來當蒙地指導長官，高踞在所有蒙古人民的頭上。及至一九三五年，日寇進一步向察綏侵犯，德王又醉心於日本的所謂「自治」，而甘心去上鈞餌，成爲蒙古民族最大的罪人。

在白雲梯完全背叛革命以後，和德王「自治」運動以前，還有兩件事實：一爲吳鶴齡等所率領的南京代表請願團，幻想用請願方式獲得「自治」，所得回答是熱察綏三特別區域取消，一律改建爲行省；一爲九一八事變後，以甘珠爾扎布爲首組成的內蒙古自治軍，妄想在日本操縱下能得到「自治」，所得回答是自治軍的被改編，領導者反成了日寇統治東蒙的幫兇。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少數上層份子所走的道路，完全是投在大漢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懷抱裏，求得個人利益，出賣民族與人民利益的道路。他們不主張發動羣衆，害怕羣衆起來對他們不利，因而也就使自治運動顯得無力與無法持久。他們會掌握了武裝，不與民族敵人進行鬪爭，祇使之成爲少數人的工具，他們是不願人民的疾苦，依靠敵人來統治人民，始終也不願與真正幫助蒙古民族的朋友擲手的。

與此相反的，是廣大人民羣衆的解放道路，這是一條以農民、牧民、青年知識份子爲基礎所組成的陣線，同樣包括着真正贊助自治的王公、喇嘛等各個階層，他們是真正爲着蒙古民族的。二十多年來，向着民族敵人曾經作過一連串的鬪爭。在鬪爭中，有許多英勇的戰士，是光榮地倒下去了，如蒙

去青年優秀領袖多松年於一九二六年犧牲於張垣，東科中旗冷涇梅仁爲反對墾殖舉行武裝暴動，於一年前慘遭李守信的殺害等，都是較爲顯著的一些事實，但是戰士們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在民族敵人嚴厲鎮壓下，革命活動雖然屢遭挫折，也並沒有被鎮壓下去。大革命失敗，一部份指導上層是叛變了，但大多數青年還是繼續堅持着鬪爭，一九三七年，伊盟錫尼喇嘛領導下的『獨貴龍』運動，可以說是大規模的反抗當時統治者的一種羣衆運動，是具有着極其深刻的社會意義的。

錫尼喇嘛『獨貴龍』運動之在內蒙，就某種程度來說，是應該和廣州暴動爲中國大革命退兵一戰的意義相似的。自此以後，整個內蒙的革命鬪爭形勢，是處於一種低潮，從表面上來看，轟轟烈烈的鬪爭是沒有了，實際上秘密的鬪爭是仍在繼續着，只是採取着不同的方式，並等待時機。而時機一到，公開的鬪爭就又爆發了出來。

試舉數例：在東蒙，九一八以後奈曼旗八仙洞會掀起了反抗日本的放荒地暴動；在西蒙，一九三三年，抗日同盟軍時代所組成的蒙古軍隊，早配合着吉鴻昌率領下的軍隊，解放過重鎮多倫，接着於一九三五年，在百靈廟又爆發了廣大的抗日兵變，予當時氣焰囂張的日本帝國主義以重大的威脅。而自『七七』事變後，在八路軍的幫助下，這一革命鬪爭又更加發展了。當時大青山地區所發展的游擊戰爭，是極爲普遍的，在伊克昭盟所進行的抗日運動，亦是極其廣泛的。當然日寇投降時，東蒙青年蒙軍起義響應外蒙軍，也是值得一書的事情。

所有這些，說明着一個什麼問題呢？它說明着廣大人民羣衆所走的道路，是有着堅強的民族與人民立場，對敵人不抱任何幻想的，是一切依靠羣衆，而對於各階層採取民主團結的方針的，是把武裝

鬭爭看作對敵的一種主要鬭爭形式的。是關心人民的痛苦，主張蒙古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又聯合中共和一切民主勢力的。這種主張和少數上層份子的投降道路是存在着原則上的區別。

內蒙古自治運動中的兩條道路，是這樣採取着兩種不同的辦法，而其結果則完全是兩樣的。因此擺在今天內蒙古人民面前，究竟該選擇那一條道路，已經是十分清楚的了，這難道還有什麼疑義嗎？

內蒙古解放的道路

——哈豐阿報告的摘要——

哈豐阿報告
陳漢明記
李源稷錄

內蒙的解放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曲折的道路

內蒙古解放的問題又簡單又複雜。也許有人提出只要獨立，自治不就完了嗎？是的，這樣看就很簡單，因為當前內蒙的敵人還很多，並且很強大，所以內蒙解放的問題也就不是這麼簡單，而是要經過複雜的、艱苦的曲折的道路。

那末內蒙的敵人是誰呢？

本來蒙古民族有過非常光榮的歷史，從前，成吉思汗時代，曾征服過當時亞洲和歐洲的一部，這是蒙古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漢武帝，唐太宗都還比不上，不僅在蒙古空前，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這大概不是誇大罷。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至帝國主義時代的侵略戰爭史上也未會有過如此在一個時期內足跨歐亞兩洲的大戰功。當我們想到這段光榮歷史的時候，我們每個青年的熱血都會沸騰起來。這種民族自尊心一定能使我們的民族解放與強盛起來。

但是從滿清入關稱帝開始，蒙古民族就失去了國家形態，一變而爲被征服被支配的民族，遭受着滿洲民族的壓迫三百年，接着民國軍閥大漢族主義的壓迫二十年，日本法西斯的壓迫十四年，這三百多年的異民族壓迫，使蒙古民族淪入黑暗痛苦的悲慘地位，政治上失去了獨立性，經濟上陷於異常窮困，文化上非常愚昧落後。現在日本法西斯雖然倒了，但仍然還有外部的民族壓迫，那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的壓迫。再從內部來看，如果說中國一般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麼內蒙可以不容氣的說還是封建社會，封建性比較完整，最低限度有八九成封建因素。漢族自鴉片戰爭以後，封建社會即開始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內蒙封建社會的崩潰到現在才剛剛開始。王公制度在西蒙還普遍存在，東蒙雖在偽滿康德六、七年時廢除了王公制度，但僅僅是把這種封建制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上廢除了，實質上並未廢除。新產生的封建階級——地主和牧主則是完整不動的存留着。由於這種情況，規定了內蒙社會爲封建社會。因此內蒙民族對外應提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異民族壓迫，對內應提出反對封建勢力的壓迫。

要進行這樣一個解放鬭爭，就不是很簡單的，本身需要有充實的主觀力量。今天本身力量是否充實，簡單說，有些力量，但要完全解放自己民族，還很不够，這是應該首先認識的第一點。

其次，內蒙在滿清時代被分爲六個盟，東起東蒙，西至寧夏、青海，成一狹長地帶，交通非常不便，滿清末年實行移民開荒，漢人移居很多，南部形成漢蒙雜居，以後民國時代，中國軍閥支配勢力深入，到現在爲止，寧夏、青海、綏遠的伊克昭盟全部，烏爾察布盟大部，巴彥塔拉盟大部，東蒙的卓索圖盟南部（即阜新、平泉、凌原、朝陽等一帶），都還被國民黨反動派佔領着壓迫着，各方面無

自由，仍然過着過去那樣的悲慘生活。還有一部份如前郭旗、庫倫旗、東科後旗則目前正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接觸着。爲甚麼今天還這樣的受他們壓迫，因爲這個敵人——國民黨反動派還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同時又有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這個客觀方面的條件，是我們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國共兩黨對內蒙的政策和三個問題的解答。

現在我們看一看國共兩黨對內蒙的政策怎樣。

國民黨反動派對內蒙的政策，第一是一貫的消滅政策，他們根本不承認內蒙的存在，他們把內蒙東部劃進遼寧省，其他劃歸熱、察、綏各省，內蒙問題據說已不是民族問題，只是邊疆問題，在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裏說，中國只有漢民族下面的大小宗支，沒有其他民族，根本否認多民族的存在。第二，他對內蒙及其他國內的少數民族，採取同化政策，進行懷柔同化，他討厭蒙古人說蒙話，獎勵學漢話，今年三月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中提出了邊疆少數民族問題，好像也承認有少數民族問題的存在，看來和上面所說的矛盾，實際上是一樣的反動，還是在蒙古境內辦漢文學校，對蒙古學生非進行漢文教育不可，在蒙古的主要地方駐屯國民黨漢族軍隊，達到他同化和壓迫的目的，第三，便是出賣政策，他出賣東北，出賣東蒙，接着出賣德王的西蒙部份，他從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來幫助內蒙的解放，日本到那裏，他退出那裏，現在却要武力接收東北和東蒙，這是爲了甚麼呢？爲了要在東北和東蒙維持並確立其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爲美帝國主義所驅使來建立反蘇反共的基地，過去日本帝國

主義也是把內蒙作爲反蘇根據地的，他們是想使內蒙成爲包圍蘇聯包圍外蒙的軍事根據地。如果這樣，就不啻使內蒙人民再次遭受被壓迫的苦境。同時，將要給美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和外蒙人民共和國以前進的基地。

我們能够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嗎？目前主觀力量還不够，爲了內蒙的解放，爲了我們能過自由幸福的日子，所以我們要緊密的與中共結合。

中共對蒙古民族是否能澈底援助呢？就是說中共是否可靠呢？在內蒙的幹部和青年人中有過很多人提出這個疑問。有的說，共產主義是好的，但漢人共產黨是否能誠心幫助我們呢？我們要認識，共產黨不是狹隘的爲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利益的黨，而是國際主義的黨。中共不是漢人黨，不會像國民黨那樣實行大漢族主義，他要解放被壓迫的階級和被壓迫的少數弱小民族，這是中共目前兩個基本的大任務。中國共產黨在其一九二二年所召集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即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聯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一九二八年中共在其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革命綱領中亦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治權。』抗戰之初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則有『動員蒙回一切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治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抗戰後中共的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在其論新階段中亦提出『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夷、番等）爲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中共七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在一般綱領中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這個聯邦基礎上組織聯邦的中央政府。』在具體綱領上則代表了中國

各民族的利益，提出其現時要求說：『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中共每次都表示，願意幫助蒙古民族建立政權和武裝，實際方面，去年『八一五』解放後內蒙民族在和中共接觸中，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都得到中共的很大幫助，所以從中共的歷來政策和實際行動等各方面來看，絕對得不出中共不可靠的結論。

還有一個問題，別的地方許多人問過我，就是中共和民主力量能否戰勝問題，國民黨反動派很強大，又有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中共軍隊在山海關給了國民黨以打擊之後，就退到內部，瀋陽，四平，長春，都已丟掉，將來或許還可能暫時丟掉一些城市，那麼退到那裏去呢？這個問題，首先從軍事上看來，戰爭的勝負不決定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們只要看看中共二三十年的歷史，就很容易解答，在過去內戰時期蘇維埃區的入口少，中國紅軍也很少，現在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民主聯軍的正規軍隊有一百七八十萬，民兵有五六百萬，人口有一萬萬三四千萬，差不多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鞏固的解放區很多，軍隊裝備方面，內戰時中共從中央軍得來的武裝武裝自己，抗戰時以得日本人的武裝武裝自己，現在還從反動派那裏得到一部份美國裝備，即是能把敵人的武裝作為自己的活動兵工廠。中共雖然也有損失，但總的方面是勝利的，是日益成長發展的。一城一地的得失雖然也有些關係，但從整個局面來看，可以說沒有甚麼關係，只要羣衆發動起來以後，將來大城市都可以取回來。暫時放棄些據點從表面上看，好像失敗，實際上中共軍隊能集中機動兵力，而國民黨反動派的兵力則由集中到分散，就會脆弱，容易被各個擊破，所以我們如果單從一城一地的得失來看戰爭的勝敗就會錯誤。

在政治上，過去世界各國報紙上對中共的登載很少，現在全世界對中共的認識大大不同了，國際國內今天都對中共非常重視，中國重要政治問題的解決沒有中共參加就不可能。中共政治地位提高，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的。有很多國際的要人們談蔣介石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援助，軍事上強一些，但他受美國幫助愈多，政治地位也就愈低落，這正成反比例。相反的，中共是沒有接受任何外國的物資援助，這一點，過去因為反動派造謠有人不清楚。我這都知道，在內戰時不可能得到外國的援助，在抗戰中國際的援助都交給老蔣，現在在東北大家更親自看見了，中共沒有獲得任何外國的物質援助，但是中共愈不受國際援助，政治地位却愈提高。

還有，我們從整個國內形勢來看，除了極少數反動派以外，全國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是不願打內戰的，因此絕大多數人都將擁護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但是今天東北解放區不如關內解放區鞏固，看來在東北中共和民主力量還是弱些似的，但中共發動羣衆建設根據地的工作再做一個時期，形勢將變過來，那時將是中共和民主力量最強，國民黨反動派最弱。中共的唯一法寶是發動羣衆，建立根據地，這個，過去的歷史都證明能够百分之百的成功，在東北也一定能成功。

中共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和各少數民族的合作，最後一定使民主力量取得勝利，這不是武斷的。國際上也是儘管反動勢力在作着垂死的猖狂，但民主力量的發展一定要取得最後勝利。

第三個問題，有人說現在內蒙，最好是不大接近中共，也不接近國民黨，採取暫時的中立。這種中立說，表面上看很好，本質上很不好，是投機取巧，我們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出賣與消滅內蒙民族，這是使內蒙淪陷滅亡的道路。另一條就是堅決的與中共合作，獲得解放。

除了這兩條路，沒有中立的道路，中立道路實際就會走上投降國民黨的道路。

我們蒙古，今天是大團結，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國民黨勾結美帝國主義向我們蒙古民族的進攻，再來奴役我們。這樣大團結，不分富貴、貧賤，男女、老少，甚至於王爺喇嘛，只要願為蒙古民族解放反對國民黨的壓迫，我們都能在一條戰線上團結起來。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北平，養活着蒙古的反動派，以德王爲首的王公喇嘛等，是想利用他們再來壓迫在我們的頭上，進行民族壓迫和封建統治。我們對這種出賣民族利益，被國民黨利用，來奴役人民的蒙奸必須堅決反對。

內蒙古自治運動的一年

秋 浦

一年來的內蒙古自治運動，在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和雲澤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有了蓬勃的發展。就其影響所及的區域來說，西起伊克昭，東至呼倫貝爾，是如此之廣；就其組成的人員來說，從王公喇嘛一直到農牧民幾全部參加在這一個偉大的行動中；就其組織來說，由上而下是顯得一系列的完整性；而就其所獲得的成就來說，則是空前的巨大，實開創了內蒙古自治運動有史以來一個新紀元。

自治運動一年來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這裏很難詳盡加以敘述，祇能概括地刻劃出一個輪廓。

首先從發動羣衆來看，這是聯合會成立之初所確定的一個主要工作方針。一年來聯合會單吸收的會員就達數萬之衆，而在會員影響下的羣衆，更難以數計。通過聯合會會員而將旗和努圖克(區)的政權，都已經過了改造，提高了農牧民青年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削弱了封建階級的特權，打倒了蒙奸惡霸的勢力，使各個階層的人民首次處於一真正平等的地位。應該指出的是西科中旗在羣衆運動中，創造了一種互助運動的方式，而這是適合於東蒙古的一般社會情況的。據該旗經過互助運動的胡林高樂、代欽塔拉、白乙北三個努圖克的統計，已有四萬人口獲得了土地牲畜，農村階級成份有了部份改變。如西大本村青年有七十九戶榜青，今年已有三分之一成爲自耕農，現普遍全內蒙廣大羣衆的覺悟程度已顯著提高，認清中共才是蒙古民族的真正朋友，這一點甚至連參加蔣記國大的偽內蒙代表團也

不能加以否認。據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路透社電透露：偽內蒙代表曾經在國大聲稱：「今蒙人支持共產黨主張者已有百分之七十。」

其次聯合會在適當改善人民生活上已盡其應有的努力，熱、察、綏等地方民主政府所發放的賑糧、賑衣和貸款，經過聯和會，已實際的散發到貧苦羣衆的手裏，或開設小型工廠，來開展毛織、皮革等工業。被清算的少數蒙奸惡霸的土地，如熱河土默特旗的沁希多爾濟、喀喇沁旗的陳正喜等，根據羣衆意見，也都作了合理的分配。內蒙、東蒙兩實業公司解決蒙人生活上的需用，曾經排除萬難，運輸一些必需品到草地去，免除了奸商的從中剝削，同時又把鹽和皮毛等特產有組織輸出，作為交換。這樣就又解決了草地中很困難的一個運輸問題。據察、錫兩盟羣衆反映，解決以後，蒙民的負擔不僅較前是大為減輕了，有的地方甚至就沒有這回事，在歷來受壓迫的蒙古人看來，簡直是不可設想的。

其三、聯合會先後在張家口、赤峰創辦了軍政學院和自治學院，另外王爺廟方面亦開辦了東蒙軍政幹部學校，經一年努力，在這些學校中共培養出兩千餘青年幹部，（送往民主聯軍地區培養的幹部亦相等此數）為自治運動灌輸了新的血液，對於蒙文書報的刊行，聯合會亦加以深刻的注意，一年來出版的報紙計有內蒙古週報、內蒙自治報、興安報、呼倫貝爾等各種，每期銷售總數達二千份左右。毛主席的名著「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亦已先後譯成了蒙文，無疑地，這些對於荒蕪了好久的內蒙文化園地說來，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

這都是一年來自治運動中的顯著成就，這些成就的獲得是不易的，是用無數血汗代價所換得的，內蒙的每一個人民對它都是百倍地珍視，決心要保衛它，不使之遭受到野心家的攫奪。

因之，第四、就要談到自衛，自去年七月蔣介石決心內戰到底以來，內戰進行的地區已不僅局限於東北、華北、內蒙地區的哲里木盟、卓索圖盟、察哈爾盟、巴彥哈拉盟和烏蘭察布盟也都同樣遭受到蔣軍的蹂躪。蔣軍的進攻，激起了內蒙人民的巨大憤怒，因而凡是蔣軍侵入的地區，也都到處掀起了堅決的抵抗，從大青山麓直到遼河之濱，我內蒙人民自衛軍的英雄們，是正在與八路健兒爲了反對共同敵人並肩的作戰着。他們忍受苦難，不屈不撓，血是流在一起的，誰也分不清這是成吉思汗子孫的血，那是黃帝子孫的血。

在戰鬥中，一支數量相當大的爲蒙古人民服務的軍隊是正在逐漸的形成着，而郭爾羅斯前旗的騎兵團則是無數團隊支隊中由小變大，由舊改造成新的典型範例。聯合會一年以來，在軍事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這就保證着內蒙人民有力量完全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最後，聯合會還完成了一件重大歷史任務，這就是經過去年「四三」承大會議，把分割三百餘年來的東西蒙完全的統一起來，從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以後，東西蒙的自治運動無論是在政策上，思想上，都已取得了一致，使工作獲得更大開展。因而也爲此次召開的內蒙人民代表會議提供了先決的條件。一年來內蒙自治運動的成就就是這樣巨大的，雖然今天阻擋在內蒙人民面前的困難還是很多，不容忽視，但勝利的前途是毫無疑問的已確定下來了。千萬人民仰望着的雲澤主席，正是引導內蒙走向徹底解放的一面大旗。

（新華社王爺廟支社二十日電）

附：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

——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通過——

一、內蒙古自治政府係本內蒙古民族全體人民的公意與要求根據孫中山先生「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論聯合政府中的少數民族政策的主張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精神而成立。

二、內蒙古自治政府是內蒙古蒙古民族各階層聯合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自治的區域性的民主政府。

三、內蒙古自治政府，以內蒙古各盟（包括盟內旗縣市）旗爲自治區域，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份。

四、內蒙古自治區域內的蒙漢回等各民族，一致團結起來，堅決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封建買辦法西斯大漢族主義者對內蒙古民族及各民族人民的侵略壓迫，並聯合全中國一切贊助內蒙古自治的民主黨派及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爲實現內蒙古民族徹底解放而奮鬥。

五、內蒙古自治區域內蒙漢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間的親密合作團結互助的新民族關係，消除一切民族間的隔閡與成見，各民族互相尊重風俗習慣歷史文化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各民族自

由發揚本民族的優良歷史文化與革命傳統，自由發展本民族的經濟生活，共同建設新內蒙古。

六、內蒙古自治政府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移、通訊之自由，所有內蒙古人民（農民、牧人、工人、知識份子、軍人、公務人員、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地主、牧主、工商業家、喇嘛以及以前的王公等）的人權財權，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對蒙漢奸賣國賊等民族敗類，如無悔改誠意，則應受到內蒙古自治政府法律之制裁。

七、凡內蒙古人民年十八歲以上，不分階級、性別、民族、信仰、文化程度，除褫奪公民權及精神病者外，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八、內蒙古自治政府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以內蒙古人民所選舉之內蒙古參議會為權力機關，參議會選舉內蒙古自治政府委員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在參議會閉會期間，自治政府為最高行政機關。自治政府以下之各級政府，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人民有罷免其代表及參議員之權，任何公務人員如有不忠於人民利益的行為，人民有控訴之權。

九、建設與發展內蒙古人民自衛軍。人民自衛軍必須忠於民族，忠於人民，擁護政府，遵守政府法令，必須加強團結，提高覺悟，嚴整紀律，保衛民族與人民的利益，堅決粉碎大漢族主義者的侵略，爭取自衛戰爭勝利。政府必須愛護軍隊，保障兵源與供給，優待軍屬烈屬，撫卹傷亡。政府與軍隊協力發展人民自衛武裝，共同肅清土匪奸細，保護交通安全社會秩序。

十、保護蒙古民族土地所有權之完整，保護牧場，保護自治區域內其他民族之土地現有權利。對罪大惡極的蒙奸惡霸的土地財產予以沒收，分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及貧民，合理解決蒙漢土地關係間

題，實行減租增資與互助運動，改善人民經濟生活。

十一、提倡勞動，獎勵勞動英雄，發展生產。在農業區應改良農作法，獎勵植棉。在牧畜區應改善飼養法，提倡打井儲草，發展毛織皮革等手工業。組織運鹽採礦，提倡造林，保護森林，施行有計劃的採伐。建設道路通訊郵電事業，恢復驛站。組織運輸及合作社，調劑日用品，保障公務人員、教員、技術人員、醫生、文藝工作者等的的生活。提倡機關學校軍隊的勞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整理財政，建立合理稅收制度，廢止差役，厲行節約，嚴懲貪污。建立內蒙古銀行，發行貨幣，發展商業貿易，取締奸商。

十二、普及國民教育，增設學校，開辦內蒙古軍政大學及各種技術學校，培養人材，推廣蒙文報紙及書籍，研究蒙古歷史，各蒙古學校普及蒙文教科書，發展蒙古文化，增進醫療衛生防疫及獸醫設備，為貧苦人民免費治療。禁止種吸鴉片，減少疾病與死亡。禁止墮胎，獎勵生育，生養子女四人以上者給以各種獎勵，增加內蒙古人口。

十三、實行信教自由與政教分立，保護廟產，獎勵喇嘛自願投資經營農工商業與各種合作事業，獎勵喇嘛自願入學參加勞動與行醫。

十四、愛護與教育青年，培養青年幹部，幫助貧苦青年入學，發展青年組織。

十五、保證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上的平等，提倡婚姻自主及一夫一妻制度，禁止買賣婚姻蓄奴納妾童養媳婦等一切不良制度。

十六、歡迎一切熱心蒙古民族自治解放事業的各民族各階層人士參加內蒙古自治工作。

十七、援助蔣佔區蒙古人民反對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及蔣家暴政的一切鬭爭。

內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

——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大綱根據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之施政綱領制定之。

第二章 內蒙古臨時參議會

第二條 內蒙古自治區域內，以內蒙古參議會為權力機關。參議會由內蒙古蒙古民族人民及其他民族人民選舉之。參議會閉會期間，以內蒙古自治政府為最高行政機關。

第三條 本屆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選出臨時參議員之名額為九十九名至一百二十一名，其中應有適當名額之漢回各民族參議員。臨時參議會選出正副議長及駐會參議員共九名至十一名，駐會參議員

對臨時參議會負完全責任。

第四條 臨時參議會參議員任期爲三年，但隨正式參議會之產生得延長或縮短其任期。

第五條 臨時參議會每年召開一次，由駐會參議員召集之。臨時參議會閉會期間，由駐會參議員執行左列任務：

- 一、監督政府執行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之政府施政綱領與決議及臨時參議會之決議。
 - 二、與各參議員保持經常連絡。
 - 三、準備正式內蒙古參議會之選舉事宜。
 - 四、辦理召集參議會臨時會議事宜。
- 第六條 臨時參議會之臨時會議，由於政府提議經駐會參議員通過時或由參議員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得由駐會參議員召集之。

第三章 內蒙古自治政府

第七條 內蒙古自治政府爲內蒙古最高行政機關，由臨時參議會選舉政府主席、副主席及政府委員共十九名至二十一名組織之，任期爲三年，但隨正式參議會之產生得延長或縮短其任期，自治政府對臨時參議會負完全責任。

第八條 內蒙古自治政府在不抵觸中華民國民主聯合政府法令範圍內得製定公佈單行法。

第九條 自治政府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席代理其職務，正副主席均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所指定之政府委員代理職務。

第十條 自治政府置下列各廳部會，組織條例另定之：

- 1、辦公廳
- 2、民政部
- 3、軍事部
- 4、財政經濟部
- 5、文化教育部
- 6、公安部
- 7、民族委員會
- 8、參事廳

第十一條 各廳部會分別置廳長部長委員各一人，由政府主席從政府委員中任命之。各廳部會得分置副廳長，副部長，副委員長及民族委員若干名，由主席任命之。

第十二條 自治政府統一發佈命令，由主席副主席簽署，與各廳部會所主管事項有關者，得由各廳部長委員長副署。

第四章 法院

第十三條 自治政府置最高法院分院以下各級法院依法律審判民刑案件，組織條例另定之，法院院長由自治政府任命之。

第五章 地方制度

第十四條 自治政府以下地方行政區劃爲三級制：一盟、二旗縣市、三努圖克蘇木街村，其名稱及區劃另定之。

第十五條 各級地方行政區域之權力機關爲各級代表大會，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十六條 各級地方政府均爲民選而由自治政府加委，努圖克蘇木街村長由各旗縣政府加委，各級政府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六章 附則

21

第十七條 組織大綱經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通過後施行之，其解釋權利屬於內蒙古自治政府。

第十八條 組織大綱之修改權屬於內蒙古臨時參議會。

草原晴天

錫林格勒盟西阿巴哈旗，民選旗長汪慶熱情充溢的說：「在雲澤主席的領導下，草原已換了天，奴隸們已從幾百年的王公重壓下，站了起來。」

西阿巴哈旗，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一遊牧戶，人口四千七百人（包括八百喇嘛，二千三百七十七婦女，小孩稀少）。在那肥美廣垠的草地上，有二萬二千零五十五匹大小馬羣，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匹牛羣，三十四萬七千七百四十隻羊羣，一千一百零四匹駱駝。但這裏的主人，原是補王爺，全旗人民都是他的奴隸。補王爺在奴隸愚昧痛苦貧困的基礎上，像所有的王爺一樣，建立了他京都市的豪華。他的蒙古包裏金碧輝煌。外面風砂刺骨，奴隸們抖索在鋪了一層毡子的凍地裏，他躺在暖炕上，喝着北平的虎骨酒，啃着點心水菓，品着西藏買來的麵粉。廚子是由張家口訓練出來的，一頓飯他要吃進十塊白洋。

王爺的家族們，穿着綾羅綢緞。女人們頭上裝飾着金銀、翡翠、珊瑚，纏着尺長的珍珠串。據汪慶估計，一個人一頭頂着一萬塊白洋。

補王爺可以指定任何人來侍候他，經常有五十多個男女奴隸，破衣裸索匍匐在他的蒙古包前。二個喇嘛專門爲他祈禱，三十多武裝，保護着他的王爺印。這個印重七十兩，銀質，沉重的壓在奴隸們

的身上。六家被指定的奴隸，放牧着他那數不清的牲畜羣。吃的是死羊肉，皮子還要交給王爺。

「奴隸的血淚，王爺的豪華」，汪慶描繪着這幾百年草原上的黑暗。他們爲了子子孫孫做王爺，蓋起了那座光耀奪目的楊都廟，廟基三十六方丈，整整費了三年時間，千萬勞役，消耗三十萬白洋，材料從遠方運來，建築成了沙漠裏的奇景。蘇蒙軍的鋼鐵，穿過錫林格勒盟的時候，蒙古人民從此看到沙漠以外的大地。外蒙弟兄們給我們帶來了震動與希望。人民看到王爺們像日本人的尾巴，跟着亂跑，懷疑到王爺對他們的保護。烏蘭夫的光輝照耀到波動的草原上，烏雲散了，奴隸看到青天。在不自由的楊都廟前，全西阿巴哈旗做了自由的集會。蒙古包上炊煙瀰漫，老人們奏着馬頭琴，這馬頭琴有時在駱駝的耳朵前彈奏的，駱駝被感動了，奔跑起來，好去追尋牠的兒子。這音樂的民族啊！從琴聲中聽到過去的悽苦，聽到今天的歡樂，成羣的男女在秋天的草地上，舞蹈起來。就在這個日子裏，西阿巴哈旗的人民，選舉了自己的旗長，補王爺交出了七十兩的王印，這王印現在成了供人玩賞的歷史遺物了。在補王爺面前的已不是匍匐、連頭都不敢抬的奴隸了，他們在幾個月中丟掉了幾百年的命運，在他們的王爺面前，站得挺挺的，他們感受到的已不是習慣的斥罵與鞭打，而是王爺的罪惡的坦白，人們驚異的傳說着：「幾百年沒聽說過這樣的事，王公怎麼能向奴隸們坦白，草原上真是晴了天了！」

沒有穿的牧民們，現在已從民主政府手中得到了一些衣服救濟。饑寒孤獨和殘廢人，也得了二千多斤的救濟糧。補王爺留下六千匹羊、三百匹牛、三百五十匹駱駝、二百匹馬，剩下的都被牧民們分了。那個逃到北平的蒙奸辜嘉呼圖克圖（全內蒙六十個最大的活佛之一），也遭到了應有的懲罰。他

用宗教耽誤了蒙古人民，又背叛民族，甘當蔣介石的走狗，人們聽到：「章嘉呼圖克圖快要從北平回來了，準備好蒙古包吧！」的傳說，一日四百里疾馳的野馬，通知了散在全旗各地水草的牧場，人民回答章嘉呼圖克圖的是——收回了他掠奪去的一千五百匹羊，這是很小的一部份，人民要求都要收回來。

牧民丹巴說：「我們生活在草地上馳騁在沙漠裏，我們的牛羊再不能任人搶奪了！蔣介石冤家崽子，又焚燒了我們的草原，小心我們的套馬桿好了！」草原牧民的特性，鋒利的眼力，可以打起眼遮。辨別二里外騎馬疾駛人的色彩和形狀，甚而騎馬人的細微的穿戴和馬的口齡。在空曠的一望無際的沙漠上，牧人鞭打着奔跑的馬，去尋找遺失的牲畜，在跑動的馬上，他可以從沙粒的變動中辨別牲畜的去路，從幾乎看不清的蹄印中，認識到自己的牲畜。這樣的人民，他們不是可以像用打獵的準確性去獵取膽敢進攻內地草原、陷在草原裏的蔣美侵略者嗎？！

在所有牧民中，他們深懷着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疾病和傳染病威脅着人口和牲畜的繁殖，喇嘛的藥咒和成方，不能解決醫療。沒有正常的貿易，皮毛不能輸出，日用品缺乏，而過去不等價的交換，無異於搶奪，三、四隻羊才能換取一塊茶磚，丹巴更主張改進牧畜方法，實行相當集體放牧，以逐漸較集中的發展經濟。西阿哈特旗四千餘人中，只有幾個人識字，採取小規模的學校教育，也是很迫切的……

自由的陽光照到了草原上，草原上的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他們要求跳出疾病，貧困和愚昧。

福地王爺廟

這三萬五千人的王爺廟，包括百分之九十二的漢人，和百分之八的蒙人，其中還有五百多回民與二百多朝鮮人。

它之被稱爲福地，是從前年八月十五日蘇蒙軍碾碎敵僞統治開始的。從此一個個貧窮的人可以趕着木轆轤車去與安嶺打柴，一天來回淨賺一千元，買進二斗半高粱足可糊口了。勞動力是自然的被抬高着，平常的小工一日收入三斗米，一個小販日入五百元，只要肯勞動，這裏失業的威脅是可能解除的。內蒙地區決不像想像中的荒涼，這裏的金藏是很驚人的。白狼存有三十萬三千立方米糧的木材，伊爾斯有七十萬根現成木頭，倭爾斯七十萬現成枕木，如鐵路運輸以二十輛車，前者尚需三年時間運輸，後者可以由王爺廟鋪至哈爾濱。皮行是異常發達，流傳着：『捨爹捨娘捨不的吳皮行』的諺語。我問到藥材的來源，一個河南藥舖掌櫃笑眯眯的說：『北山產藥二百種。』

這一切從前是不屬於人民的，日本侵略者實行了掠奪，不使蒙古有技術工人，使得這一偉大民族陷於『無盡寶藏兩手空空』的悲慘命運。民國元年吳大舌頭（吳俊陞）砲打王爺廟，把這一扎薩克圖王爺的家廟轟毀了。鎮壓了由於外蒙獨立運動所影響的騷動。民國十七年，鄒作華露骨的實行屯墾計劃，驅除內地難民爬冰臥雪穴居壘窟，清剿司令的大車上拉着掠奪的財物，門外掛着木箱，夜間木箱

中裝滿了錢，才算刀下留情。於是蒙古人民趕着牛羊開始了逃亡，直到今天王爺廟流傳着二大段蒙古人唱的如怨如訴的歌曲，其中一段：「在這高的地上建立了美麗的王爺廟，冤家的崽子屯壘軍，普遍的來滿了，自從冤家的崽子屯壘軍來了以後，養活的長尾巴牛也有了稅。」日本侵略者喊着扶桑仰漢，蒙古人民却同是痛苦與死亡。在偽興安總省的日本參與官白濱所寫的極密文件中（八一五繳獲的）有三條使人震驚的惡毒計劃：（一）是牲畜全部出荷；（二）是種百斯篤菌；（三）是燒光房屋、蘇蒙軍的從天而降，使得這個滅亡蒙古民族的計劃未能全部實現。但是王爺廟所有比較好的建築物現在已成了廢墟，牲畜出了荷，人冬天只有裸體烤火盆，生活是難以想像的貧困。敵偽撤出王爺廟時，終於在遺棄的糧食糖果中種植了百斯篤菌，使得沒有發生過百斯篤傳染病的王爺廟，在八一五後會連續發生過兩次，人口死亡據估計有三百人左右。和蒙古人民接觸使人有民族熱的感覺，農牧民們都有跳出貧困的要求，這決不是偶然的。今天情況在蒙聯會成立的一年中，王爺廟已在欣欣向榮，全街已有三百家商戶開業，五月二日前計劃開業的尚有一百家，復興市場的繁榮是數千年沒有的氣象。從八一三時，那是只有幾家小棚，現在有了百多家門市，四百多攤販，開闢了四十丈長的四道街道鬧市，據估計每日交易當在千萬元左右。清晨絡繹不絕的五百到六百輛的柴草車湧向東西柴草市，百輛糧車在糧食市場進行交易，物價平穩，包米四十五元一斗，小米在七十——八十之間。

全街民衆組織工會的鐵業、洋鐵、木匠、麻繩、理髮、被服一共一百十四家，（鐵業最多爲三十六戶）工人職員近三百人，工人生活顯著改善。王爺廟出現了教授蒙文的第一個完全小學校，學生二百餘人，本街已有八個小學校，四十五位教員，二千五百餘學生，較偽滿時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數量。

青年的覺悟

蒙古青年他們繼承着成吉思汗的優良傳統，在大漢族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始終沒有忘掉自己的民族，沒有間斷過鬪爭。就像白雲梯一類的蒙奸，想利用青年來擴大個人政治、經濟，鞏固他的官僚統治，但終被認清了鬼臉。

在偽滿時，瑪尼巴達喇，也會把蒙地獻給日本所得的小權兒，來收買蒙古青年的心，施佈他的恩惠，幫助少數貧苦青年念書，企圖培植個人勢力。錢是從那裏來的呢？現在蒙古青年已經知道了，那是蒙古人民的血汗，所以應該為蒙古人民服務。

在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後，內蒙革命青年團員們，會進行熱烈的工作討論。他們說：「蒙古的先烈們用鮮血和白骨奠定了自治政府的基礎，我們也必須用鮮紅的血和雪白的骨頭來鞏固這自治政府。」
「我們要積極參軍，鞏固與擴大蒙古的革命武裝，深入羣衆中去，改善人民生活。」
「我們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打垮美蔣反動派的進攻，不打垮他們，說什麼也是白扯。」

青年團本部提出：「今後要把青年團成爲團結、組織、教育內蒙古青年的學校。加強團員的組織生活。在工作中提高，積蓄革命經驗。號召團員要學習政策，把熱愛民族的青年們都團結在青年團的旗幟下爭取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欺騙的蒙古青年回到民族解放的行列中來。青年團本部已向青年團員明確

指出：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幫助下，加強民族團結，和中國以及世界的民主青年並肩攜手，粉碎蔣反動派的進攻，才能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內蒙古二十年來革命鬪爭的兩條路線，現在很明顯的映在青年們眼睛裏，知道那一條是黑暗，那一條是光明。他們堅決的要在烏蘭夫（雲淨主席）的旗幟下前進。

婦女的新生

蒙古婦女的遭遇是最悲慘的。她們受着帝國主義、大漢族主義、王公、宗教、家庭數重壓迫。有的婦女被出賣爲奴隸，竟一輩子不允許結婚，主人可以高與時姦污，也可當做物品似的把她招待客人。生下的孩子繼續做奴隸。

王爺廟有個名叫葡萄的婦女，她從七歲到三十六歲，整整替白林矮貴族當了三十年奴隸，被燒紅了的鐵器燙得混身傷痕。三十年來沒有一天吃飽穿暖。主人家親戚來了，就命令她賠親戚過夜。她一共生了四個孩子，可是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生產時還是照樣要她爬起來幹活，不允許給孩子喂奶，孩子哭了主人便去打一頓，接連死了兩個，這樣三十年陰慘的生活，在今天才重見了天日。

遊牧地區的蒙古婦女的痛苦更深重些。她們天不亮從潮濕的睡毡上起來，擠奶，做肉食和奶食，趕着成羣的牲畜出去，有時鞭梢一指，帶着她的牲畜奔馳幾天才回來。在蒙古包裹，只有右邊半弧形內才有她們的地位。只知遊蕩，酗酒的丈夫的鞭子，經常打到身上來。

參加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的四十幾個婦女代表，她們對這扭轉一百萬內蒙婦女命運的大會，燃燒着高度的熱情與希望，當依克明安旗與罕伯岱選舉代表來參加大會時，多少婦女都紛紛請求代表向大會提出，要求成立技術學校。她們深深感到不識字與不能工作的痛苦。

內蒙婦女民族意識強烈，熱情直爽，有堅韌的忍耐力，在抗戰期間有大批蒙古婦女參加大青山遊擊隊，如烏沉齊、雪書畢、蒙古媽媽、烏蘭等女英雄，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大漢族主義，作了英勇鬪爭，所以隨着內蒙自治政府勝利的成立，內蒙婦女也將展開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

蒙古人民的死敵

石 集

從西蒙到東蒙，蔣介石對弱小民族的一幅可怕的面孔是暴露無餘了。這草原上的偉大英雄民族，不止一次的以血淚斑斑的歷史經驗，來告誡他的子孫們，蒙古人民沒有忘記，這個魔王怎麼收買了民族的叛逆者白雲梯之流，絞殺了大革命時期草原上的人民覺醒的獨貴龍運動，暗殺了可敬愛的獨貴龍山領導者錫尼喇嘛，暗殺了蒙古民族優秀的兒子李裕智。二八年以後，從蔣介石的狗嘴裏聽不到蒙古民族的字樣，教課書裏看不見了內蒙的地圖。農業區區呻吟在『一隻羊三張皮』的苛重捐稅下，武裝屯墾的大慘劇，一直扮演了數年之久。肥羊的草原失掉了，牲畜被搶掠，死亡的兄弟們餓斃在流亡的路上。但是蔣介石和米振標、鄒作華的冤家崽子們是因而肥胖起來。北平王公聯合會的、瀋陽小河沿的王公們，出賣了民族的土地，啃到一些蔣介石啃剩的骨頭，也樂而忘返。爲了民族，爲了土地，蒙古人民的反抗運動亦會此起彼伏。像疔疽梅毒至死不屈的反抗的英雄們被蔣介石血腥屠殺了，可是在草原上悲壯的讚歌流傳着。英雄們的血刻銘着仇恨。緊跟着日寇的陰險殘暴的統治，蔣介石復給荒涼的草原上，帶來了新仇舊恨。草原上的人民，憤怒的控訴着這殺人強盜驚人的暴行卓索圖盟長七百里，寬三百里的草原，現在已變成了灰燼，蔣家崽子們放火把那蒙古人民的命脈焚燒了。牛馬吃的箭桿草，柞柞草，另有『風吹草動』，才能『見牛羊』，燃起了可怖的狂燄。狂風颳着火頭，慘烈的燃

燒開去。火頭四、五尺高，夜間照紅了半天，遍地彌漫着濃煙。火勢捲到睡着了的蒙古包上，繡毯燒着了，全家都被火所吞沒；大的牲畜羣瘋狂的旋着圈子，馬毛瞬間被火舌舐去了；垂死的牲畜們驚恐的掙起來，嘶叫着被燒成了一堆黑灰，連那箭似的黃羊，都難竄出那無邊無際的火海。這火的仇恨，怎麼能使這英雄的民族忘記！奔馳在那奔馳不完的灰燼上的騎士們，他怎麼會不衝出了辛酸的眼淚！舉起了向這死去的草原宣誓：不殺死蔣介石冤家崽子們，枉爲成吉思汗的子孫，不從草原上驅逐出敵人，決不回家下馬。

蔣家強盜們在哲里木盟是同樣的一幅嘴臉，澈頭澈尾的執行了蔣介石的大漢族主義的政策。他們稱呼蒙古人是老母狗，嘲笑蒙古人食用的炒米是牲口料，咒罵蒙古話是母狗話，不准這音樂的民族唱民族的歌。魔鬼們耳朵所及的地方，聽不見了蒙古民族的語言，當他們兇惡的進行搜查時，或者人們不得不去通遼，開魯趕集時，蒙古人是不能承認自己是蒙古人的，否則便是一陣嘲罵和怒打，被拉到購買者長行列的尾巴上，長久的買不到食物。

東科前旗、東科後旗、庫倫、奈曼旗等被人民所唾棄的王爺們，跟在強盜們的屁股後面都來了，這些被蔣介石豢養的老哈吧狗們，哲里木盟的人是已不耐煩聽牠們的叫喚。這些快要腐朽的僵屍，每天一人要吞雲吐霧四萬元，從北平帶來的娼妓，不要臉的稱之曰福晉（舊王爺老婆的舊封號），蔣介石搜羅了這些牌位，想進行可恥的欺騙，可惜東蒙的王公已成了歷史的陳跡，徒然使人作嘔。他們奉行着『廢旗改縣』的老把戲，東科後旗取消了，劃歸康平縣；庫倫、奈曼旗併成了綏東縣，當縣長的自然不是蒙古人，僞滿時一個警察署長楊某，以八十萬元的資本，買了綏東的肥缺，於是他便開始了

狂妄的搜刮，親自到六號一帶搶奪牲口，這便是所謂稅收。他們相中的那一個女人，便可按上『八路軍工作人員』的罪名，說是審問，暗是強姦。蔣介石是一堆垃圾，蒼蠅們都往那裏匯集，偽滿特務編成了恐怖的諜報隊，偽滿警察，成了蔣介石的警察署的奇貨，蒙古人民陷入了悲慘的命運。

在庫倫街，獸兵們糟塌了喇嘛廟，把佛爺、喇嘛的衣服搶去，佛堂變成了廁所，二百多喇嘛被逼着逃跑了，只剩下老弱十幾人。奈曼旗的二十一個喇嘛廟的代表，集合起來尋找着蒙古自衛軍，他們說：『去消滅那些禍害吧！』『財迷』們他們久已垂涎着肥美的草原，搶掠無止境的在進行。在舍伯吐一坳地出捐一五〇〇元，前後勒索巨款達百萬元。鷄捐一次三十元、牛六百元、馬五百元、驢三百元，捐稅花樣翻新，多到六十餘種。

中央強盜們盤踞下的通遼，『比滿洲國還蝎虎』，一個攤販先出一季稅七千元，殺豬論斤出稅，一斤七元計算。商家們數萬不等，一個倒閉的木匠舖每月還要拿出一千五百元。

實際上凡是蒙古人民的財物，他們可以任意拿去。『這是八路軍的』，成了強盜們唯一的藉口。他們在飯店吃喝完了，一伸手還要十萬元：『這裏有八路軍的股份』！街裏一個商店有貨色，也會變成『八路軍的買賣』，勒索五萬元而去。通遼天慶東燒鍋變成了『中央』的安樂窩，一天三頓好吃喝也不够味了，下個命令要個八十萬，燒鍋連麪子賣光了，還沒有湊齊。錢家店那樣一個不到三十家的市鎮，強盜們出口要『借』五十萬。地主的『中央夢』也應該破滅了，像邱老八在很短時間內，第一次要去六萬元，第二回要去五萬元，第三回要去七萬元，只剩下了兩頭毛驢，像他自己所說的，這個家全叫中央軍劈了。中央胡子一百四十個人在胡家園子四天的時間，鷄都端了窩，年青的婦女被姦

淨，四個冤家住在一個十三口的家裏，男的被擄到屋外侍候馬匹，女的一天要給他做九頓飯吃，姑娘仍被指定在身傍燒水，姑娘不敢去，打罵便隨之而來；「你們沒有家法嗎？」「中央軍真沒人心，過河時讓他們淹死吧！」人們痛苦的向佛爺禱告；草原上悲忿的唱着：「中央到了俺家鄉，真遭殃，又是稅又是捐，一天逼三逼。早上忙晚上忙，從下種到打場，只見收不見藏，自己吃的還得量。腰包空，沒法想，先賣田地後賣房，妻離子散在他鄉，這些災難誰來給！就是禍國殃民的狗中央。」

狗中央在通遼又把無限的勞役加在人民的頭上，日夜趕修工事，挖護城壕，築砲樓，城周圍三里路以內的房屋障礙全部拆除，墳墓被掘開，屍骨暴露，真是「活人受罪，死人也遭殃」。民戶的木板，凳子，棍子都被要光，四十多家木匠舖搜索一空，女人們更遭受了奇恥大辱，狗中央追逐着青年的姑娘，手中抖着搶劫來的鈔票：「給我當太太吧！」老人們不能忍受，反抗着：「我們不是那種人！」於是對方野性大發：「我找野雞的！」軍官們都變了可恥的人販子，十萬元彩禮加上手槍，把女人娶了來，玩够了，就以更高的價格賣給了四平街的妓館。舍伯吐的敵人，夜間趕着毛驢，打開民戶，把女人搶去了。當蒙漢聯軍將這些狗東西驅逐出通遼時，通遼城內被拐走了六十多青年婦女，想想吧，這些婦女們現在的眼淚，够多麼叫人寒心！

蒙古人在苦難中望眼欲穿的盼着民主聯軍，蒙古自衛隊。當蒙漢聯軍橫掃舍伯吐、開魯、通遼以前，便流傳着：「王爺廟的隊伍快來了！」「民主聯軍快來了！」「人民燃燒着喜悅，冤家崽子們充滿了恐怖。舍伯吐警察長巴查，這個民族敗類，在一個夜裏，他偽裝蒙古自衛軍，摸到了蒙古老頭饒喜家裏門叩，饒喜馬上指點了這王爺廟軍隊的進攻方向，這個壞蛋明顯的感到將要來到的惡運，狠狠的將

這個老頭子毒打了一頓。蒙漢聯軍捉住了巴查，在審判大會上，變喜說：「你看看我們的隊伍來了沒有！你再打我還要說，你的爸爸蔣介石那裏去了！他再別想在這裏逞兇了！」腰力毛頭努圖克一個婦女，抱着二歲的孩子，走了三天路，把丈夫從叛變者的隊伍中尋找回來，凡是有血性的蒙古男子，再不能上蔣介石的當，成爲蒙古民族的罪人了。青年伊昭爾斯冷從鄭家屯跑出來，回到民族的懷抱裏，他痛訴着：「中央的官員們說外蒙已經獨立，內蒙沒有什麼民族，不允許有任何自治請願的要求。」在蒙漢聯軍向哲里木盟蔣家軍進攻的日子，蒙古的降隊們，成批的拖槍過來，他們從中央軍內部的民族壓迫中，從自己同胞的眼淚中，看到了自己的罪惡。草原上到處呼喊著：「蔣介石是蒙古民族的死敵，不殺掉蔣介石，蒙古民族沒有活路！」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會以沉痛的心情，追悼吐默特旗人王老太太。他的二兒子沙爾巴拉跟隨蒙奸蘇格巴特爾投降了蔣介石，這位六十五歲的蒙古型女人，感到不能忍受的恥辱：人家的兒子爲蒙古解放流血，她的兒子當了蔣介石的走狗。她會派人到通遼去叫沙爾巴拉回來，但是他沒有回來，王老太太在去年臘月廿九日服毒自殺了！……

這使人看到蒙古人的氣節與決心，要堅決戰勝蒙古人民的死敵——蔣介石的氣節與決心，蒙古人民將永遠不會屈服的。

揭穿蔣介石的大漢族主義

東科中旗二龍素口大冷屯的特扎布（王明山），舍伯里吐屯的胡勒少吐（吳國西），勿力根代來（包金喜），加瑪吐區屯的哈力千吐，勿力根（吳金山），這五個人都是這次在靠山屯戰鬥中放下武器的蔣軍八十八師的蒙古士兵。他們在這裏真實地敘述了他們苦痛的遭遇，控訴了蔣介石軍隊的黑暗和殘暴，以下就是從他們的談話摘記下來的逼真的事實：

我們都是東科中旗舍伯里吐一帶的老百姓。去年八月間，國民黨軍八十八師二百六十四團在那一帶抓丁。他們看見年青力壯的人，不說是胡子就說通八路，抓捕了許多人，光是我們蒙古人，就被抓走八百多名，後來都帶到鄭家屯鐵路學校內。家裏有錢的，就活動出去，沒有錢贖的就給送到八面城八十八師師部整訓。一個月以後，開到鐵嶺東鷄高山一帶和八路軍作戰，後來又調到德惠一帶作戰，因我們作戰時間很長，又叫我們回到鄭家屯一帶休整，由新一軍接防。不久，又叫我們到德惠打民主聯軍，在靠山屯一仗八十八師全被消滅了，我們也被民主聯軍俘過來了。

當我們被俘以後，以爲這回算完蛋了，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和父母妻子兒女見面了，耳朵要被割掉，手要被砍下，頭朝下被活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呵！這時整個的心情都被這種恐怖的情緒所籠罩着，因爲我們的上級這樣講過：『你們千萬不要做俘虜兵，被八路軍捉住以後，如果是關裏人，

還可給點稀飯吃，如果是東北人，活活餓死，捉住蒙古人更是沒有客氣，先割耳朵後活埋。」當我們由大賚上火車北來時，我們即央求同班的人千萬不要說我們是蒙古人，我們有的把錢給了他們用，有的把烟給他們吸，惟恐他們說出我們是蒙古人。到了齊齊哈爾軍政大學住下以後，在樓上見了許多蒙古文的標語，感到很奇怪：八路不是反對蒙古人嗎？爲什麼在這裏還寫着蒙古標語呢？心裏雖這樣想着，但也不敢問別人，也不敢多講話，唯恐人家聽出我是蒙古人命沒有了。到了晚上，我們班裏的人，有的把標語扯下來當手紙，門上的蒙文紙牌坊也被撕毀在地板上，並在上面小便，心中雖是氣憤，也不敢哼氣，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在軍大宿舍附近散步，有一位年青的人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人，我回答他是東科中旗的人。這樣便談起來了，這時才曉得對方也是蒙古人，他告訴我們王爺廟的情形和內蒙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乍一聽來，又是興奮，又是奇怪。在我們被俘以前，上級會和我們講：「王爺廟已被馬占山的部隊打平了，王爺廟早被中央軍佔領了，你們蒙古人不當兵，還等着什麼？」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套是欺騙我們的。

想起我們在八面城受訓時和現在可是大不相同，他們把我們關在冷房子裏，連盥漱都不發給我們。吃飯的時候只有把冷飯裝在帽兜子裏，用手抓着吃。不但這樣，還用特務設詭計來防止我們開小差。

在臥虎屯駐防時，他們秘密的佈置了一個特務，暗中問另外的兩個蒙古人說：「我是被抓來的，家裏還有老婆孩子，想回家，可是離家太遠，附近又沒有熟識的人，不好走，你們是附近的人，無論如何給想個辦法，」那兩個老實的蒙古人，經他這一番花言巧語，信以爲真，便滿口答應道：「我們

也是被抓來的，如回家時我們一同走，到我家後，換上便衣再走。」誰知這樣談過以後，這個特務就密告連部，第二天晚上便把這兩個蒙古人捉起來了。將衣服剝光，吊在冷房內活活凍死了。後來向上面報告說這兩個人要逃跑，被槍斃了。於是這兩個人就作了屈死鬼。這件事情發生以後，許多蒙古人都非常氣憤，膽大的就拖槍逃跑，我知道的就有七十多名，膽小的，仍在那裏混着。他們常以這件恐怖的事情威嚇我們：你們再不要開小差了，要是捉住也同樣的處死你們。

另外，中央軍的打罵是常事，當班長也有權來打一個弟兄，一張嘴，不是罵畜生，就是說：「媽的，槍斃你」。弟兄們稍有點過錯即用扁擔打屁股。蒙古人不許講蒙古話，一講蒙古話就認為要組織叛變；站崗放哨時，他們只站一個鐘頭；我們蒙古人要站一個半鐘頭。發棉衣服的時候，關裏的老兵有棉衣也有襯衣，關外人只有一套棉衣。可是一打仗他們又不行了。這次在靠山屯打仗時他們可沒種了，都伏在地上不敢抬頭，只讓我們幾個蒙古人去打，說我們蒙古人槍打得好，把他們自己的槍都丟在我們的身旁，讓我們換着槍繼續打。當時我心裏就想：我這樣打下去，爲了什麼呢？當民主聯軍一衝鋒時，我就自動的繳了槍。

平時駐軍的時候，弄出來的槍枝彈藥，都不向上面交，偷偷的賣給胡子換大烟吸。我敢斷定的說：有中央軍在，就有胡子在，他們賣給胡子武器，公開的招降胡子，這樣地方上，怎能會太平呢？當官的看見那家婦女好，非住在那裏不可，老百姓都恨透他們了。這次在靠山屯作戰時，問了二十多個老鄉，問有多少八路軍，老鄉都說沒有多少，可是我們前進沒有多遠路，就被八路軍圍起來了，老百姓都不告訴我們真話，怎能不打败仗呢？

駐在一個地方，不管當地物價高低，都一律以官價購買，高粱米一斤定四元，白菜一斤定二元，豬肉一斤定七十元，大米一斤定三十五元，秫桿一捆定二元，老百姓嫌價錢太低，不肯出賣，就強搜，搜出來以後，依官價付錢，拿了東西就走。我們那一帶老百姓就怕抓了，怕官襲。他們抓了時，常常在夜間或早上將村莊包圍起來，像網羊似的，一個一個聯着走，所以許多的年青人都不敢在自家裏住，捐稅重得唬人，每間房子每季有房租，每戶不分男女老少，每人每年要納一百五十的人口稅，許多老百姓因拿不起捐稅，跑到八路軍地區裏去了。

蒙古人民的控訴

老 肆

國民黨特務和漢奸們，在王爺廟等地散佈謠言：「哲里木盟蒙民的房子被燒了，牛羊被分了，八路軍在那裏清算啦」。這次內蒙古人民自衛軍八一三部隊到哲里木盟，看見了蒙民崔老爺子，問他的房子是誰燒的？崔老爺子說：「是李先霸，包善一中央胡子燒的。他們到了哲里木盟，把我的牛羊趕走了，還把我抓去拷打，和我要錢要東西，我沒有，他們就把我的房子點着了。」崔老爺子的四個兒子要爲自己復仇，就有兩個要參加蒙古人民自衛軍。長菊屯一百多戶，被中央胡子燒的只剩十多個房屋了。在巴彥哈托旗蒙古人民自衛軍展開了愛民運動，戰士們給老百姓擔水抹房掃地，會講漢話的和不會講漢話的戰士，分別召集蒙漢人民開會，講話唱歌，羣衆覺得奇怪，就問：「你們是那來的軍隊，怎跟八路軍一個樣？」戰士們問：「你們見過八路軍嗎？」答：「沒有，聽說過。」一個六十歲的老爺子羨慕的說：「我兒子要不叫中央胡子抓去，叫他參加這個軍隊，就是打死了我也高興」；木匠旁一個老太太沒有褲子穿，用破羊皮遮着不能下炕，住在她家的戰士馬克斯拉看見，就把自己的褲子脫下來給老太太穿，老太太感動的抓住馬克斯拉的手傷心的哭起來，哭完就跪在地下給馬克斯拉禱告：「佛呀，保佑我這些兒子們在前線打勝仗，把中央胡子打絕」，又一再叮囑馬克斯拉道：「你們抓住中央胡子，定要帶回來給我看看。」嘉子莫力的喇嘛薩克斯老爺子對戰士們說：「中央胡子比滿洲

國還喝虎，因爲在「滿洲國」喇嘛不要勞工；「中央」在這裏喇嘛也要修壕溝，連飯也不給你吃。」朝×廟的一個老喇嘛見到王爺廟出版的「內蒙古自治報」，又興奮又感傷的說：「真想不到會有蒙文報紙，中央在這的時候，連說蒙古話都不易呀，現在我算明白誰好誰歹了。」部隊到××駐防，由於這支鐵騎兵突然在街頭出現；又由於有烏蘭夫和哈豐阿主席共同簽署的佈告，蒙民們都爲着這喜訊而奔走相告，川流不息到部隊的住所去，詢問一切和控訴中央胡子的罪行。道爾基老爺子是個比較富有的人，他說：「爺科後旗的十二萬頭牛，被包善一中央胡子搶去九萬頭，現在只剩下三萬頭了；我爲這事到杜聿明那裏告他，綏中也有人告他，包善一公開說：「包善一的天下，沒有道爾基住的！」結果我道爾基就流浪在街頭不敢回家，這也是蔣介石的「民主」和「憲政。」」

（本報鄭家屯專電）

內蒙人民的英雄主義

蔣傳軍侵佔張家口後，廣漠的塞外草原上察哈爾盟和錫林郭勒盟沒有了平靜，大漢族主義者蔣傳軍（作義）匪幫，蒙奸地主李子堂，胡九江等股匪，封建王公統治者一齊侵入了草原，奪去了土地和羣羣。英雄的古青年們，他們跨上了駿馬，拿起了槍，投奔人民解放軍。他們組織了民兵游擊隊，到處打擊着那些「征服者」、匪幫的姦淫殺掠。隨着各季的大風沙，草原上到處響起了槍聲，到處傳遍了內蒙人民的英雄故事。

一 烏爾圖那僧騎兵隊

烏爾圖那僧民兵自衛隊抗擊蔣傳軍的英雄故事，像一支歌似的在草原上傳佈着。去秋十月間，察盟正藍旗老烏爾圖那僧，以他火熱的保鄉愛國心和神絕的槍法，被青年們選舉為民兵隊長，組成一支二十多人的游擊隊。十一月中旬，多倫一股土匪二百多人馬準備大肆洗劫富庶的恩多木廟地區，烏爾圖那僧率領民兵們半夜起來在雪地上，在廟前的沙丘上巡邏着。黎明時，匪騎像條黑帶似的拖遶馳來，沙丘後的十幾條槍筒閃爍着火星突然一齊射擊，匪騎來不及防，一時人喚馬嘶，拖着死傷者像窠亂蜂

逃去了。又過了半個多月，傳匪又大舉出動搶掠。這天日頭快偏西了，傳匪正驅趕着搶來的五十多匹滿載皮毛財物的駿馬回窠時，不意神鬼莫測的烏爾圖那僧民兵隊又像陣旋風似的從數十里外飛奔來了，迅速搶佔了駱驛兩側的沙丘開火射擊，敵寇匪徒幾次拚命策馬向山上衝殺，都被民兵們沉着擊退；最後，乘沙崗上民兵的快槍凍住打不響，才棄下財物、馬匹，像野獸般的潰去。傳匪決心跟踪殲滅烏爾圖那僧的民兵隊，他的騎哨偵察很久，乘老烏爾圖那僧的人馬駐在西白蘆的喇嘛寺中休整，連夜趕去包圍，民兵們事先獲得蒙民的情報，馳向了茫無邊際的草原。在一連串的戰鬥中，老烏爾圖那僧騎兵隊，現在已經壯大數倍，成爲草原上一支保鄉愛國的鐵騎。

二 勇敢的阿倫那老太太

去年冬在察盟明政旗阿倫那地方，內蒙人民子弟兵擊潰了頑匪李子堂，內蒙戰士拉希列馬負傷陣亡了，阿倫那一個老太太和他的媳婦，把拉希列馬背入自己的蒙古包，傳匪好幾次來搜查這個蒙古包，第一回問了老太太：『有沒有人？』老太太回答：『我的兒子病了，在床上。』這一回傳匪問了他媳婦：『床上是誰？』媳婦勇敢地承認了，『是我自己的丈夫。』後來連長去接戰士拉希列馬，老太太細心的對了肩章，又問了番號，查了口音才放心讓拉希列馬跟他走了。又一次三連連副帶領了三個戰士四匹馬進入×巴臺去掛掌，當老百姓正親熱的接待他們時，敵人進入了唐巴城，當敵人向他們包圍時，他們在老百姓幫助下跳進地道轉到別的房子，從敵人少的地方安全地衝出去了。

三 海別而加的十三勇士

一月五日夜，寶源傅匪楊勝武部騎兵犯察盟正白旗黑沙面一帶，包圍了凝的密青溝東家營子，察盟民選盟長關起義，正率幹部衛士共三人在村中進行工作未及衝出，英勇抗擊，傅匪數度衝入院中均被擊退，斃傷其排長等多人，最後敵人縱火燒房，迫其出降，關盟長等毫無所動，於彈盡後一同殉難。另部匪騎包圍了附近貿易重鎮海別而加，察盟武工隊分隊長傅子及前往該地釘掌的內蒙人民自衛軍某師連長張永壽、戰士顯貴、永良等十人，抗擊達六七小時之久，傅匪會強迫老嫗兒童前往勸降，均遭嚴詞拒絕，十勇士乘暮色騰騰勇猛衝擊，其中僅一武工隊員於越土山時中流彈犧牲，傅匪傷亡達四五十之衆。海別而加十三勇士的英勇故事傳遍了草原，喇嘛們虔誠的爲關盟長等四烈士舉行了大葬。他們說：這是成吉思汗英雄傳統，光輝表現。

(載東北日報)

騎士們服務在戰勤線上

馬松

夏季攻勢已經開始，傷員還未下來的時候，因為戰爭的需要，遼吉二軍分區蒙古騎兵團，就接受了西滿軍區兵站部給予他們的一切任務。散佈在四百餘里的兵站線上。

一、三連分散在東西兵站線上的二中站各分站服務期間，他們就絕對服從各該站的領導與指揮，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是路程遠近，他們總是沉靜而細聽的點頭。「是！是！」領受着各種工作任務，立正敬禮之後跨上馬，不猶疑不遲緩的向執行任務的目的地奔去。他們從來沒有違抗過任何命令，也沒有什麼蒙漢民族的歧視與區分，生活待遇一樣，我們吃什麼，他們吃什麼，互相之間關係很密切和睦。兵站線西移時，三連來替換一連，一連就不願離開二中站，第七班也不願離開二分站，這顯示着蒙漢民族的親密團結。在毫無電話設備通訊連絡極其不便的二百里的兵站線上，由於蒙騎團的這種工作精神努力之下，保證了二中站同兵站部經常取得了密切的聯系。

紅色的蒙古騎士，對自己的馬是無限的珍愛，完成了任務一到家，人不休息，先將馬兒吊起來，草餵好，料泡好，水挑好，讓馬兒吃飽喝足，之後，他們才能靜心的回到宿舍休息。

六月初，二中站部爲了接替遼吉兵站線，急須先到某地接頭，聯絡了解情況，該站政教帶一連包班長等八人，自伏龍泉經新安鎮到茂林，不停歇的奔跑了二百二十里地。到達目的地以後，人疲馬

乏，天色已晚，但出人意料之外，該兵站糧秣極端困難，草料兩空，馬兒伸長着脖子仰着頭張着大嘴在嚎叫，他們無法，稍微休息一會兒，已到了深夜十二時，人們在呼呼的熟睡，疲乏的戰士們，也躺在炕上酣睡。爲了不讓一、二分站走冤枉路，由捷道直奔保康，只好把他們喚醒，給他們清清楚楚的解釋了任務，他們起來之後，很敏捷的備上馬鞍，牽着饑困的馬，在黑黝黝什麼也看不見的夜裏愉快的出發了。

二分站轉移以後，通訊聯絡上由於許多的分站有電話的設備比較便利，但戰勤的任務比重線更艱難繁雜。蒙騎團這時的任務是以掩護押送工作爲主，在兩個月餘的工作過程中，一、二、三連的指戰員們，不論日夜晴雨，或是美式蔣機怎樣威脅瘋狂掃射，他們毫不厭煩畏懼，始終如一的護送傷員。

在護送傷員時，他們能很好的給民伕宣傳、解釋和關照，使民伕輕快穩重的抬着傷員，減少傷員在途中許多可以避免的痛苦。他們對傷員是高度的熱愛與關懷，他們清楚的認識：「戰士們在前線犧牲流血，咱們在後方多辛苦點不算什麼。」他們會忍受過個別不講理的傷員的橫蠻舉動，但他們能體諒傷員的心情，而忍氣吞聲不去計較。可恥的無能的敵人在前線無戰不敗，常派美式蔣機到兵站線來騷擾掃射，但蒙騎團的戰士們，在每次押送傷員的途中遇到了敵機，他們始終不慌不忙沉着讓民伕隱蔽起來。美式蔣機遠走之後，他們就馬不停蹄的在四面八方的叢林裏將少數膽怯逃散的民伕集中起來，不讓一個傷員受到損害和丟失。六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美式蔣機又在茂林的頂空向鎮內無情的掃射，三連二班長扎巴眼看見九個手無寸鐵的民伕被射傷，他立即率領全班的伙伴找到了九付擔架，將受傷的民伕搶救送到衛生所上藥治療，免除了受傷民伕的苦痛，和生命的危險。當天的下午，他們從

保康押送傷員回返途中，他們遠遠的看見，今天掃射茂林的敵機，在歸途的天空中冒烟失事，激起了他們爲人民復仇的火焰，不顧人疲馬乏，馬上加鞭，如飛的趕到失事的地點，全班很敏捷的散開，在遼闊看不到邊的草甸上搜索了一個通夜，但因人少、地大、夜裏、失事的駕駛員終於逃脫了。他們愉快的摺回一個降落傘，交給三分站，得到了四千元獎金。

在押送昌圖放下武器的二十五個蔣軍軍官時，對他們的態度很和藹可親，有說有笑，不使戰俘們感到絲毫的畏懼。在茂、保途中，看到一個白色的兔子在草甸上奔跑，有一個蔣軍軍官用輕蔑的語氣說：「蒙古八路！假若你一槍能把兔子打住，我就把它連毛都吃下去。」扎班長毫不在意的端起槍，砰的一響，兔子隨着槍聲躺在草甸上掙扎，扎班長飛馬奔去，提着兔子回來，對那個蔣軍軍官笑着說：「兔子連毛是沒法吃，不能讓你吃，等煮熟了我們一塊兒吃。」這生動的場面使二十五個蔣軍軍官驚奇着蒙古騎兵英雄們射擊技術是這樣高明，並且爲他們這種溫和大方的態度深深感動。

蒙騎團的戰士們對擁愛工作也特別的注意，在休息時，他們就對居民進行宣傳，醫房東挑水掃院，每到一地，他們住在那裏，那裏的水缸都是挑得滿滿的，地都是掃得光光的，因此，新收復區的人民，驚奇而愛戴的說：「老蒙古兵在共產黨八路軍的幫助下，也變了樣。」

蒙騎團由於有了忍苦耐勞服從命令堅決完成任務的革命精神，所以勝利的完成了夏季攻勢四百餘里的兵站線的通訊聯絡，護送傷員的偉大光榮任務，他們在戰勤戰線上留下了一頁不可磨滅的光輝的功績，他們的這種對革命工作無限忠心的精神，時刻在激勵着二一中站的每個同志，加倍努力的工

作，一提到蒙騎團，沒有一個同志不異口同聲的讚佩。

團結翻身

石 集

——蒙漢雜居區人民的覺醒——



五月九日春風颳起的時候，玉爺廟十五里外的王好仁沁屯，曾有過一個盛大的蒙、漢、鮮民族性的集會。

當日，在鷄叫的時候就有很多人等在那裏了。晨光曦微中，北山頂上響着『反動派反也反不了』的歌聲。由逐漸增多的七百餘人羣中，發現有從二百里外扎賚特旗趕來的二人，突泉趕來的有二人，百里的洮北縣來的有一人。他們是聽到賴占珠受審判的消息，自動來參加審判的。那裏，淺綠色的山坡田野，是四百多蒙古人、三百多漢人、七個朝鮮人的心結在一起了。

被審判的蒙人賴占珠是有名的惡霸，偽滿時作惡多端，光復後搖身一變，成了蒙軍二團的一個排長，拐走槍馬，當了胡子。他血淋淋染成的二十二件血案，蒙古人也要丟掉『佛心』，憤然喊殺。當賴占珠被押進這激動了的人羣時，三個蒙古老太太就指着他說：『我今天非報仇不可！』一個漢人就

問着旁邊的蒙古兄弟說：「賴占珠不死，咱們蒙漢老百姓都不能翻身！」

血淚控訴，向着賴占珠擲去。一個蒙古人老頭子，操着重濁的蒙語喊着：「我要報仇！」「你和日本憲兵隊的毒班長勾結，壓迫蒙古人。你的驢駒子放在我的地裏吃糧食脹死了。反說我打死的，賠活驢不算，還要買棺材發送死驢，請十二個喇嘛念經，你真是欺人太甚……我的父母死了，還沒有錢買棺材念經！你說這事有沒有？」人羣變成憤怒的旋渦，那魔王的混身發着抖。一個蒙古女人也搶上前去，她嘶聲喊着：「你霸佔我兒媳婦，你把我的兒子攆到阿爾山充勞工！」「賴占珠沖着我的房子打槍，把我月子裏的兒媳吓死了，你們說，他怎麼說的呀？……」另一個蒙古女人接着哭泣着說：「他說死了一個人，好比老馬駒流了小馬駒，算了個什麼？他還把人當人嗎！」後面的人羣推動着前面的人羣，向賴占珠撲去。

從三十里外高麗屯趕來一個朝鮮人崔永模，用生硬的漢話掙扎着向人羣喊着：「我是一個朝鮮人，不該說殺蒙古人的話。可是今天我要求殺死賴占珠，他糟害蒙古人，漢人，也糟害朝鮮人，他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殺死人民的公敵——賴惡霸！」沸騰的人們吼着，一個漢人也高叫着：「他是王好仁沁屯的蔣介石，蔣介石壓迫漢人，也壓迫蒙古人，他是我們的死對頭。八一五光復了，他還到我家裏把全家的褲子剝了去，任着我死，也要把這個魔王剷除！」

當努圖克達（區長）宣佈執刑時，人們看到一個蒙古人執繩牽着賴占珠，後面一個蒙古人二個漢人夾着槍，執繩的人搶先給了他一槍，後面的三條槍連續的射出了二十多發仇恨的子彈，蒙古老太太

們嚷着：『再給他幾槍，也不解恨！』

『槍斃了賴占珠，走起路來都輕快得多了。當夕陽斜照到美麗的洮兒河畔，集會的人羣散開去的時候，蒙古人、漢人、朝鮮人，他們親密無間的這樣議論着：『舊中國時他勾結吳大舌頭，僞滿時勾結日本人，賴占珠成了個賴國了。光復後，滿洲國倒了牌，賴國還沒有倒，他的壽命真算長。』

(二)

上面的這一個故事，可以說明：在內蒙古自治區內，各民族之間，尤其是蒙漢人民正在覺醒和團結，消除着舊的統治者所造成的民族間的猜疑與隔閡。這種蒙漢之間的猜疑與隔閡，曾是悲劇的，人民政權下面，人民的悲劇應該而且將要結束。

上流的王好仁沁屯是東科中前旗的一個愛里。東旗前旗有九萬三千餘人，漢人有五萬二千人，佔一半以上；蒙人四萬一千人，不及半數。這是一個標本的蒙漢雜居區。『九一八』以前，這一帶還人烟稀少，點個火要跑三四里，僞滿康德三四年時，敵僞爲抗日聯軍的聲勢所懾，在南地區厲行併村，失掉房屋和土地的難民便較大量流入。漢人頗有『僑民』心理，不管受什麼氣，終是自己人好商量，不能讓蒙古人看笑話，蒙古人對吳大舌頭、鄒作華武裝屯墾的創痛記憶是很清楚的，他們看到漢人到自己的土地上會做什麼想法呢？

不貪『外財』，不忍見鮮血，喇嘛教瘋狂的信仰，腐蝕着人民的鬭爭性。

「八一五」後，不同的民族也懷着不同的幻想。一提到發動羣衆，蒙人想的是排漢，漢人想的是排蒙，對於不同民族的鬭爭對象，往往易演成「要命不要財」的極端。這種歷史上悠久的癥結，複雜而現實的阻擋着人民的團結與覺醒。去年羣運波及前旗與安鎮時，漢人羣衆曾告發了當地蒙人惡霸，偽滿警察包玉春。就是在內防股長任期中，他也曾假借東蒙自治政府的幌子，用灌涼水壓積子酷刑，「威逼」着不但是漢人而且是威逼蒙古人拿出敵偽流散的物資，在他的眼裏只有昇官發財，沒有什麼蒙古人民，同時，也有漢人小惡霸，是想利用羣衆，企圖代大惡霸而起。但當工作隊把包逮捕後，歸流河呼蒙古人中間却流傳着：「漢人要殺蒙古人了」。從二十里外的居里特努圖克來了二十幾個蒙古人，他們要求釋放他們平日所痛恨的包玉春。這種情緒也反映到工作隊的一部蒙古幹部中，由於處理不當，包玉春騎着馬，拉着車操到了王爺廟，利用羣衆的漢人惡霸也沒有深究，羣衆失望了，害怕了。與安鎮的羣衆運動因而遭到波折。

蒙聯會東蒙總分會所決定的：鬭爭對象爲同一民族時，其他民族羣衆援助不同民族的羣衆鬭爭，鬭爭對象爲不同民族時，在高度的要求下實行讓步。這種有區別的現實方針，是有利於蒙漢人民的發動與團結的。貝辛加拉嘎努圖克曾有二百多漢人羣衆，控訴二個漢人和一個叫石莊子的蒙人，這三個人的手是也染上了蒙漢衝突的血債的。悲憤的人羣，要求處決這三個罪犯，突泉和前旗工作隊的領導下，召集了蒙漢四百餘的羣衆大會，處決了二個漢人罪犯，原告二百多漢人和二百多蒙人，共同鬭爭了石莊子，做了讓步的處罰。一年以來，蒙漢人民經過了曲折的道路，他們開始從極悲慘的重壓下逐漸抬起頭來。他們日漸感到同一命運而排除着長久的猜疑與隔閡握起了手。人民看到去年八月七

日，桃兒河畔舉行過的二千餘蒙漢人民參加的大會上，他們共同處決了蒙奸敵特拉西尼馬和白惠卿。在這以前醞釀着訴苦伸冤翻身的日子裏，蒙漢羣衆自動的進行了幾乎前所未有的交心訪問。有的不會說漢話的蒙古人帶着翻譯去問漢人，他們共同討論着：「不倒倒拉西尼馬，咱們都不能翻身。」大會上有多少人爲十三歲李春榮的控訴而流淚，他的父母被拉西尼馬都逼走了，自己在菜園子裏當撈青的，他是叫蒙古的叔叔帶上大會去的。

(三)

劃除了像賴占珠等人物的草原上，自然是另有一番新氣象。人民之間是不需要仇恨的。很多人們羨慕哈拉海努圖克于家堡愛里的生活，這是一個一八二戶的蒙漢雜居的屯子，數目差不多相等（五分之一的蒙人）的蒙漢老百姓團結共居。因這裏沒有封建的惡棍。生活上他們借還不分，婚喪大事互相幫忙，在勞働互助中，擁有更多牲畜的蒙古人幫助少牲畜的漢人，漢人則以他們較高的生產方法，傳授人。于家堡有着其他地方少見的蒙古人的菜園子和較發達的婦紡，這便是蒙漢團結生產的效果。那裏有一個小學校，蒙人教師教授着蒙文，漢人教師教授着漢文。有什麼糾紛，大家都可以公平合理的調停的，除了生活習慣帶着明顯的民族色彩，民族的悲劇離開了于家堡。

倒出來

石 集

蔣介石給蒙古人民帶來了更嚴重的災難，使得和平民主的哲里木盟重新陷於貧困和恐怖。人民也驚異的看到，像羅格森扎布之流的民族敗類，他們怎麼投靠了蒙古民族的死敵，向自己的同胞又大開屠刀。這個東旗中旗的舍伯吐一帶的大惡霸，偽滿時，他曾當了十四年的舍伯吐區長，晚乾了肥美的草原。隨着民主的大旗，十七個屯子的羣衆，會在前年光復的舍伯吐，向他清算血債。善良的蒙古人哪，並沒有要他的狗命，只讓他的狗嘴中吐出一部份贓物，使得那些赤身裸體的婦女孩子，掛上些布絲，使得那只以吃野菜充饑的老人們嚐到一些穀物。可是他竟毫無民族良心，蔣軍佔領了舍伯吐，他又從日本人的區長，搖身一變成了蔣介石的區長。他帶領着他的牛頭馬面們（老百姓稱他的降隊叫牛頭馬面），學會了兩個主子的本領，重新騎上了人民的頭上。他住的地方就是公堂，用豬鬃插進那些無辜男人們的尿道。成羣的人被推上了房頂，又從房上推下來，他猙獰的說：「再叫你們翻身！」可是這話他是說的太早了，人民是一定要翻身的，蒙漢聯軍反回到了舍伯吐，羅格森扎布灰溜溜的跑到了通遼，通遼也接着被我收復了。就在通遼城北，羅格森扎布被處以死刑，在他被處刑以前，政府人員問他：「人民判你死刑，你覺得怎樣？」他能回答什麼呢，他只能回答：「我不屈。」這使人想到，以人民爲敵，決逃不出人民的懲罰的。

有些人可能做的更狡猾些，如像姚力毛頭努圖克汪夢烏力吉，正因為如此，一邱之貉的壞蛋們，便欲藉此而同聲申討蒙古人民的翻身事業了，他們喃喃的說：『他是好人，不能動他。』但是這個『好人』，如有選擇的機會，鬼臉終於暴露出來：『他的蔣軍』駕臨到姚力毛頭努圖克，汪夢烏力吉便向蒙古人民逞他的威風了，牽過他一隻羊的，要還三石糧食，同時，他儘性的施展了愚蠢狡猾。頭一天他用竊佔去的人民血汗，買了大宗煙土送給『中央軍』的軍官，回過頭來便在當街宣佈：『我不能對不起鄉親們，明天我殺口肥豬，大家來吧。』第二天人們不得不走出房屋，在大街上像汪夢烏力吉之類的站到一邊，窮小子們站到一邊，一百多中央胡子們開到了，一聲喊打，一邊的人羣裏亂了，許多饑餓的有氣無力的倒了下去，……汪夢烏力吉的『慰撫』也接着開始。『這還是我說了情，不然你們可就都完了。』想想這幅無恥的沒有人性的面孔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是沒有把他算錯。正如羅格森扎布一樣，他也只空歡喜了一場，在同一個地點，一千多會被他搶過、打過的人，召開了真正勝利的集會，把他假面具揭穿了，把搶奪人民的財物倒了出來，人民已算寬大了，當他坦白、領罪、悔過、具結後，饒了他一條狗命。

擺在這些走狗惡霸罪犯們面前的道路是再明顯沒有了，或者像瘋狗一樣，出賣民族利益，背叛蒙古人民，夢想繼續做新王公，結果是身敗名裂，受到人民應有的審判，甚至跟着蔣介石殉葬去吧；或者是坦白領罪、破產還債、具結悔過，洗清那雙血淋淋罪惡的手，真心向善。姚力毛頭努圖克忙沙窩棚屯的惡霸地主白那的榜樣，對於這些人應該有所啓示的。

當白那看到了蒙漢聯軍不斷的勝利，民主政府的寬大政策，人民覺醒的偉大力量，在我軍收復了

娜力毛頭努圖克後，這老頭子說：『我以前做了很多壞事，現在我覺悟了，要把我們心病丟去，重新做人。』他自述了十八條罪狀，寫出『坦白領罪供獻家產悔過書』，親自畫了押，在羣衆大會上他說：『我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對不起鄉親，對不起民族，我不能再反動下去了！』接着他坦白出了人所共知、人所共恨一連串的血腥罪行。他在僞滿時發了亡族財，蔣軍來了也進行了反清算。他橫行霸道竟也臨到了舅父色珠的頭上，他說：『在十二年以前，我舅父買了十五天地，我爲了霸佔他的地，便對他說：『你是黑人，把你的地寫在我名下吧。』過了一年，他要抽出地，我翻了臉：『你的地爲什麼寫着我的名字呢？』八一五後，他還以僞善面孔，把一個拉着衣服跑胡子的哈利沁，騙到家裏，把十二件好衣服都形同搶劫的強佔去了。……大會上，他的一陣話，別人的一段血淚，他說：『以前我只管一人發財，不管別人死活！』白那知道自己的罪孽是深重的，他表示願拿出全部家產賠償羣衆損失，並願領罪，而羣衆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對他作了異乎尋常的寬恕，把非法敲榨勒索的財物賠償出來，給他留下了充裕的生活，這種寬恕，白那自應感激的，他表示願意勤勞生產，再也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情了。

白那的新生，消除了某些地主的懷疑，當場觸動了另一人的坦白悔過——加强了民族內部的團結，對於那些稍有民族良心的罪犯，白那便是一個榜樣。蒙古人民已空前覺悟，人民力量已空前壯大，他們是一定要翻身的，只有這樣，蒙古民族才能求得解放。

荒原上的民族友情

程 航

在哲里木盟的荒原上，沙垞子千年不變，草甸子一望無邊，野火燒在天涯，似乎永遠不會熄滅，牛羊數百成羣，蕩漾在春日陽光的浮波中，冷眼看上去，這是够多麼幽美而又恬靜的宇宙啊！但誰也不會想到，就在這裏，蒙漢兩民族，是莫須有地結下了千百年來的冤仇，到底是誰壓迫了誰？誰歧視了誰？這是千百年歷史上的老賬，誰也不能辯解，誰也不肯讓步，僞滿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口唱「民族協和」，而實際上是製造糾紛，挑撥矛盾，使蒙漢兩兄弟民族間的裂痕，愈釀愈深，蒙族同胞會宰殺牛羊，飲酒盟誓，要想齊心殺「蠻子」（漢人）；漢族同胞，亦開會盟心，奮起抵抗，視蒙族同胞為「本性野蠻，不是東西」。因此，在這茫無邊際的荒原上，勒死人、打死人、剝光活埋等兇案是算稀奇的。「八一五」光復後，八路軍會進入這地方，但蒙古同胞想：「管什麼八路軍共產黨，還不都是老「蠻子」，橫豎是一樣」。通遼、開魯撤出後，蔣軍「降隊」：曾一度伸展到這些地方，抓丁派款，搶走牛羊，徵完了中年馬，到處鬧得雞飛狗跳牆，不管蒙漢同胞均難以生存，尤其在反動的大漢族主義政策下，蒙古同胞的境遇則更甚；近半年來，蒙古同胞從親眼所見的兩面對比中，認識到祇有共產黨八路軍，才是蒙古人民的真正救星，而所謂「冤家仇敵」，恰正是世代歷史上的統制階級，今天是國民黨蔣介石及其鷹犬爪牙——「國軍」、蒙奸、胡匪、「降隊」，尤其當我軍收復舍伯

圖、通遼、開魯後，這個概念，在蒙古同胞的心目中是愈加深刻！

「木托灰……烏圭！」

當我達吉「四一」部隊初次進到了馬林格勒、孫家密、哈爾套窩堡、阿塔窩堡一帶，同志們都說：「這是到了外國了！」看看老鄉的模樣，也並沒有什麼不同，就是說話聽不懂。每個村子裏，能够找到兩三個會漢話的人，而就算是稀罕；找個碗筷，找個其他用具，不管是碰到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會給你一個同樣的回答：「木托灰……烏圭……」（蒙語：不懂得，沒有之意）。聰明點兒的用打手勢辦法，亦毫無成效，有的就先把東西找到手裏再去與他交涉，這也都曾遭到失敗，有時不但東西被奪回去不借，還要挨他一頓「啣嚙」（當然也聽不懂是說了些什麼，或是罵了些什麼）；但戰士們都緊緊記着指導員的講話：「我們要尊重蒙古人的風俗習慣，我們亦在爲他們而戰鬥，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愛民工作是我軍的本色。」因此，戰士們都並不因此而懊惱。

蒙古人在不語的觀察中，他們開始驚異起我們的部隊：「這是什麼隊伍？又掃院子又擔水，屯子周圍的蒿子草，三五里路內都被打得精光光，自己擔點有限，其餘都送給房東，不但對老百姓不打不罵，還幫助飲牛飲馬……啊啞！就是親生的小子也都不這樣幹啦！」

一天早上，四班跑步回來，房東李西門達的炕桌上，早就放好了熱牛奶和炒米，還有些大鹽粒子

和豬油：「這是蒙古人待客的東西呀！」同志們正有點莫明其妙，房東前來笑着說：「殺得殺得！」接着補充一句漢話：「吃吧吃吧！」袁慶世同志代表全班婉辭他的招待，他生氣來了，吃力而拙鈍地說了兩句漢話：「不吃不行！那就不是一家人了」。大家還沒有吃完，他又拿出一大木盒黃烟來，「嘛——給你」。接着他那十五歲的小姑娘，又送上一軸她親手捻了好幾天的棉線來，「你們衣裳破了，給你們補衣裳」，四班同志都為她的漢話而有些「楞」著了！「你們一家不是都會說「蠻子」話嗎」？她被問得害羞地笑了。她父親連忙解釋：「是都會說，咱這屯子裏的老蒙古，不大離，都會說「蠻子」話，就是說不好。」四班同志，互相看了看，不約而同地笑起來，——是愛民的成績了。早飯後的課堂上，各班都在講述他自己房東大轉變的新聞：

「我們房東巴義亭喜今早用蕎麥麵壓「餡餡」給我們吃。」

「跑步回來，房東給洗臉水都打好了。」

「我們房東阿爾藤各達為我們專殺了一口豬。」

「我們房東蒸了粘豆包當飯吃。」

「……………」

從這天起，差不多各班如此，各屯各連都如此，亦從今天起，軍民關係則更加融洽，「軍愛民」成爲經常工作，「民擁軍」亦成爲摯熱而又誠懇的友情，軍民親如家人，荒原也因此而改觀，這裏再也看不到隔膜和仇恨，「木托灰……烏圭」將成爲一種閒談笑料，再不是借用物品的回答了！

蕎麥麵餅送到戰場上

孫家審七十多歲的蒙古李老太太這樣對七班說：「我的一個兒子被國民黨抓走了，你們都是我的乾小子。」這天，隊伍要出發，李大娘拿出六十多碗炒米來，硬要七班帶上，因為七班辭謝得過於堅決，她難過得流出眼淚來，弄得沒有辦法，經連部批准了才收下來，隨後，她又拿出六把黃烟來，也要他們收下，收下了，她似乎還是不滿意，東轉西轉，左看右看，她又匆忙地拿出厚厚一打紙來，「這是幹麼呢？」同志們問。她笑容地回答說：「光給你們烟，沒有烟袋，沒有紙能抽嗎？」正說着，國民黨七十一軍八十七師襲擊我們的砲火，已在村子南邊炸響了，老大娘慌張得有點失措：「這怎麼辦呀？這怎麼辦呀？」

七班同志齊聲回答她：「大娘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把他打走。」

隊伍出了莊子，一個反衝鋒，追出十來里。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個鐘頭，她始終跪在佛前，她娘家侄兒孟憲章（漢名）把她拉起來：「姑媽：起來，告訴你：八路軍打仗真有種，把中央一口氣趕到腰芒汗。」她興奮了，砲聲仍在劇烈地響着，她一面忙着烙餅，一面口裏還唸唸禱告着：「佛爺保佑，可別礙着七班啊！」

腰芒汗的北山上，子彈飛得嗖嗖響。孟大哥把一桶黏粥，和一籃子蕎麥餅（蒙古地方蕎麥是代替白麵的）送到陣地上，雖然經過十來里路，天氣還很冷，但還挺熱乎，因為李老太太告訴他，要他跑

着送上來。

孟大哥一面看着七班吃飯，一面問：「老陳——陳樹田呢？」班長告訴他說：「他掛彩下去了，可能經過你們莊。」等孟大哥把這消息告訴了李老太太，傷員已經運走好幾個鐘頭了。「不要緊，快追！」她忙命令孟大哥，帶着她身邊僅有的三百元現錢，和一袋子炒米，騎牲口去追，一直追了三十里，才找到陳樹田送給他。

她又燃起了一柱香火，跪在佛前禱告說：「打傷也不要緊，年青人受點罪不礙的，但求老天保佑，可別生出意外啊！」

隊伍南下了，通遼開營告解放，老大娘很高興，但亦感到不够滿足：「什麼時候才能看到我們的那幫乾小子？」

「比親戚還親呀！」

光是聽到打勝仗的消息，他們想送點東西去，但誰也不知隊伍到了什麼地方。

一天，街頭上突然發現了司務長范增智同志，他是上舍伯圖買菜的，路過孫家窩，告訴了他們一隊伍在打開通遼，開營之後，又打下了保康、茂林，現在轉到這邊來休息，都駐在他本扎蘭和西五家子一帶，離這裏有二十多里路」。不知怎的，這消息傳得那樣快，凡是過去駐過軍隊的村子，不到半天就全都知道了，並且家家戶戶，都像「忙年」一樣地忙起來：李老太太連忙磨了三天蕎麥麵。有的

忙着炒炒米，有的忙着蒸豆包，有的忙着擠牛奶，有的殺豬，有的宰羊……

荒原上素來是路長人稀，可是這幾天不同了，大路上的行人像趕廟會一樣，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有男的有女的，有騎驢的，有步行的，有扛口袋亦有挑擔子的，還有擔籃子的……那都是些禮品；在西五家子，他本扎蘭，布路毛都的街頭上，充滿了訊問道好的聲音，有問一中隊四連四班的，有問二連二班的，有的問事務處，有的問連部，有問一連七班，有問六連三班和八班的……馬林格勒的白青和包喇嘛大夫家，三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太，自己扛着一斗炒米，一百個粉豆包，還有些烟草和牛奶，二十五里路就親自走來了，累得連氣都喘不上，還笑着說：「俺來看看俺的孩子們」。哈爾套窩棚阿爾各達家的老太太，漢話說不好，要懂得蒙古話的戰士徐輔元給她當翻譯：「聽說你們打了四五个勝仗，一個也沒撈着，真有佛分保佑。你們一打就打勝仗，對我們蒙古人像自己家裏人一樣，我們怎樣也忘不了你們。中央「降隊」太苛刻，一定站不常。」連部營部也忙得不得，像招待家屬一樣地招待着，炒了菜，喝了酒……路遠的老太太，給套上一輛膠皮車，臨走時，一個包老大娘感動地說：「這真比親戚還親呀！」

荒原將成永遠和諧愉快的天地

「來而不往非禮也」，營裏殺了一口豬，裝了一罐酒，會同各連隊代表，在一個天氣晴和的日子裏，到了原來駐地孫家窩，拜望各家房東和村幹。在會餐的酒席上，代表們說明了感謝他們的誠意。

並表明今後要用戰鬪來回答蒙古同胞的希望，八路軍將永遠和蒙古人民在一起。村長包頓昌起來說：「過去蒙古人不了解八路軍，現在完全明白了，今後一定盡力幫助八路軍。」親切而又和諧的空氣，到處充溢着。太陽舒懶地照耀，幼草抽着綠芽，這一切都在象徵着：荒原將永遠成爲恬靜而又爽朗愉快的天地。告別聲中，突出而又喧嘩的，便是無數老大娘的囑託：「指導員，請你告訴我那幫孩子，要他們沒有事常回家裏來看看。」膠皮車所揚起的灰塵，在路的盡頭翻滾着，而孫家密的屋頂上，仍然站滿了呆望的人羣，是在目送，是在依戀，也是在揣想，也是在希望。

(一九四七、五、一、於加嗎圖)

新 生 的 內 蒙

編輯者
出版者

東北書店
東北書店

總店
分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
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
延吉北安白城子
通化赤嶺

經售者
印刷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三元

民國卅六年十二月月初版。5000佳。

年	1947
月	12
類號	0.244

6

343045



5.31
4

生的內蒙

2. 初版 佳 5000
價: 300元

4.56
\$1200